

被投诉拒载罚款1500元 的哥起诉运管局

昨天，的哥孔师傅和宁波市城市客运管理局对簿公堂。原因是，半年前他在机场拉客被人投诉拒载，“吃”了一张1500元的罚单。

记者 胡珊 通讯员 姜栋

乘客投诉遭拒载 的哥被罚不服气

3月11日18点50分左右，宁波市城市客运管理局接到了一个电话投诉。打电话的，是一名刚从机场出来的女孩小张。她说3分钟前，她被浙B·T××××出租车拒载了。

乘客张女士投诉说：

当时，我站在机场2号出口的出租车候车处，前面先过去了一辆空车，因为打的人很多，我走向了刚好停在我面前的浙B·T××××。我招手，对方停了下来，后备箱也打开了。司机下了车，貌似是要帮我拿行李，他问我去哪儿，我说去丽园北路，对方就不乐意，把后备箱关上了，问我“你为什么不上前面那辆呢”，我说前面有人了，然后他就骂我“你脑子拎不清啊”之类，我是外地人，有些宁波骂人的话，我听不懂。旁边等车的人看不过去了，指责他欺负外地

人，机场负责交通的协警也过来协调。我说“你这是拒载，我要投诉你”，他说“你投诉好了”……

6月19日，宁波市城市客运管理局调查后，对浙B·T××××司机孔师傅的行为认定为拒载，对他处以1500元的罚款。因为这次处罚，孔师傅的驾驶证15分被扣光，1个多月没法做生意。

但对于半年前这次拉客场景，孔师傅的描述却有所不同：

那天，我按规定在机场一楼出租车候客处排队载客，排在第二辆。第一位女乘客（小张）没有坐第一辆车，而是拉着行李箱过来了。我问她为何不坐第一辆车，她说她去丽园北路。我回答说，不管去哪里，我们出租车在外面排队，机场里的乘客也在排队，应该按序上车，不能插队。我不是不做生意，我在外面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。最后，她没有上车。当时机场上客处还有很多人排队，出租车也有10多辆在排队。最终我载上了另外3名去江东的乘客。

对于运管局的处罚，孔师傅相当不服气，他觉得自己没错，凭什么要被罚。7月23日，他把运管局告上法庭，要求法院撤销运管局的处罚决定。

“没排队”能不能成为可拒载的理由？

昨天开庭时，法庭播放了一段由机场监

控录像拍下的画面。录像显示，当时排队打车的乘客很多，出租车队伍也排得很长。维持秩序的协警每隔一段时间，就会放出4~5名乘客，让他们自行上车。

张女士和前一乘客被协警从候车处放出来后，和她同批的其他4名乘客都坐上了出租车，只有她因为箱子太大，又是一个女生，没能上车。于是她只好站在第二排临时停车位，等下一波的出租车上来。

孔师傅的车刚好就停在第二排，随后只见他下了车，两人说了几句话似乎产生了争执。

张女士最终没能坐上孔师傅的车。

庭上，孔师傅反复强调，他没有打开或关上后备箱，没有问过张女士去哪儿，也没骂过她，只是坚持她应该坐第一辆车。在孔师傅看来，排队上车就应该是“一一对应”的关系。

昨天，市运管局局长高云楨也出庭参加了诉讼。他说，出租车是服务类行业，需要考虑乘客的利益，为乘客提供方便。机场设置排队的，主要目的是防止乘客争先恐后。上客时，只要出租车是空车状态，就必须为乘客提供服务，而不能选择乘客。这是提高行业规范和服务质量的必然要求。

而孔师傅则坚称，他只是按规定办事，不构成拒载，对他的处罚与事实不符。

由于双方对争议焦点分歧较大，法院并没有当庭作出判决。

一声惨叫,小手伸进了猪肉摊上的绞肉机 三龄童手掌遭截肢

昨天上午8点半左右，不到3岁的男孩洋洋跟着妈妈来到北仑区高塘菜场。小洋洋的父母是安徽人，在这个菜场卖了10多年的猪肉。

隔壁严女士夫妇也把3岁的女儿带在身边。大人们都忙着做生意，两个小孩坐在摊位旁边的一块凉席上玩耍。

突然，洋洋大声惨叫，严女士回头一看，小洋洋左手被卡在摊位上正在运行的绞肉机里。她急忙跑过去，把绞肉机的电源拔掉，可为时已晚，小洋洋的左手已经被绞到绞肉机里面去了。

小洋洋的妈妈看到儿子的惨状，吓得不知所措，还是旁边好心的路人帮忙拨打了119，向消防求助。

严女士说，当时她正在绞肉，又有顾客来买猪肉，她就过去接待，而绞肉机恰好就在孩子旁边，没想到一时疏忽酿成了惨剧。

洋洋的左手手掌整个被卡在绞肉机里，手指全部被绞碎了，小臂有一半被锁牢在绞

肉机钢管内。

消防官兵小心翼翼地将绞肉机拆卸开来，但小洋洋的手还是被卡在不锈钢钢管里面，必须在医生的配合下进行破拆。随后，消防特勤官兵随洋洋赶到市第六医院。

医生查看后，得出的结果是必须进行截肢。

“能不能给孩子少截一点，他还小，长大后怎么办啊。”洋洋的妈妈在旁边不停地问。

由于洋洋上午8点多刚吃过早饭，4个小时内不能对其进行麻醉，消防官兵和医生只能不停地对洋洋进行安抚，并对其做初步治疗。

中午12点整，可以打麻醉剂了，消防官兵携带救援工具进入手术室，在医生的指导下，开始对绞肉机的钢管进行破拆。

事后从医院传来消息说，小洋洋左手手掌已被截肢，不过总体病情较为稳定。

记者 张贻富 通讯员 周翔 丁强



消防在对绞肉机进行破拆。

6岁女孩独自坐车从安徽来宁波

说好会来接站的爷爷却电话关机了，背后的故事让人揪心

6岁女孩童童（化名），独自一人坐了十多个小时的大巴，从安徽宿州到宁波。说好来接站的爷爷迟迟没有出现，童童只能乖乖等在宁波市客运中心的大厅里，不哭也不闹。如此懂事，反倒让大人们看了更揪心。

16日早上9点多，大巴车司机刘先生从安徽宿州接上童童，并一路把她带到宁波。他说，送童童上车的是孩子的姑姑。对方称自己有事走不开，只能让孩子独自回宁波，孩子的爷爷杨先生会去车站接的。

经不起对方的反复恳求，刘先生便记下了童童爷爷的电话号码，让孩子上车了。刘先生说，童童很懂事，一路上不吵不闹，也不跟陌生人说话，饿了就吃点零食。

车到宁波已经是晚上10点左右。刘先生给杨先生打了个电话，没想到对方的电话

竟然关机。他只好停好车，带着童童到出站口去等，可左等右等都不见有人来接。他也慌了神，只好报警。

出警的是鄞州古林派出所的郑警官。可童童毕竟太小，说不清爷爷的地址，只说“到了那地方，我就知道路了”。

所幸杨先生的手机号是实名登记的，郑警官查到杨先生登记的住址在江北三和嘉园，决定带童童去碰碰运气。等他们赶到小区，已是次日凌晨1点多。幸运的是，一到小区，童童就认出了爷爷的家。

“你怎么回来的？”当睡眼惺忪的杨先生看到童童时，一脸惊讶，接着重重地叹了口气，把童童抱紧了屋。

原来，童童的父母在两年前离婚了，她被判给了父亲。谁知，父亲离婚后就消失

了，下落不明。童童只好跟着爷爷生活。

杨先生夫妇租住在江北三和嘉园，靠给人送桶装水谋生。半年前，老父亲突然中风瘫痪，杨先生只好将父亲接到宁波来照顾。这样，他们就没有精力去照顾童童了。无奈之下，他将童童送回安徽，暂时寄养在女儿家。

“早上，我接到女儿的电话，说要把童童送回来。我不同意，我这边根本没精力管。”杨先生说，他跟女儿在电话里吵了一架后，干脆关了手机。

“谁想到，她真把孩子送过来了，还是一个人。我实在不敢想象……”杨先生有点激动，“不过，既然来了，那我们也不会丢下她不管的。”

通讯员 张楠 记者 石承承

大白天家中进了贼 九旬老太“瓮中捉鳖”

8月19日下午3点左右，鄞州五乡项隘村的90多岁的李老太从外面散步回家，发现家里原本关住的纱窗门开了。

在村里，邻居间互相串个门，很正常，她一开始也没在意，可一进门立马感觉不对劲：房间里多了一把湿漉漉的黑色雨伞！

李老太警惕性挺高，没有急着出声，反而放慢了脚步，打量了一下房间，发现平常放在抽屉里的一盒锡箔纸被放到桌上了，里面原本整齐叠放的锡箔纸被掏得一团乱。

地上还落满水渍，从门口一路滴到桌子边，最后消失在她的床前。李老太这才发现她的枕头也有被翻动过的痕迹。

进贼了！李老太心里咯噔一下。

伞还在，说不定人还没有离开。房间不大，如果要藏身，就只有床底下了。想到这里，李老太心里有了数。

她假装没事似地走出房间，并迅速拉住门栓，将房门关上。

而就在关门的一刹那，她还微微低头瞄了一眼床底下，果然发现了一个男人的脚。

“抓小偷，抓小偷。”关上房门后，李老太便大声呼喊。

老太的儿子和孙子就在隔壁，周围的邻居也都在家，听到呼喊，大伙都跑来了，把老太的房间围得水泄不通，并拨打了110。

民警赶到了，躲在床底的男子只能狼狈地从床底下爬出来，瘫坐在椅子上。

经查，这个倒霉的小偷姓赵，18岁，湖南人，暂住在鄞州五乡龙兴村。

事发当天下午，赵某和老乡打牌，将身上的钱输了个精光。他不甘心，借了老乡的电动车，到项隘村转悠，想趁机捞一票。

李老太家当时门窗没有完全关住，赵某就偷偷潜入，开始翻箱倒柜。

不料，就在他翻得起劲时，外面就传来了脚步声，赵某只得急急忙忙躲到床底下。

通讯员 吴玲 记者 石承承

老爸吹嘘家有古董 败家子债台高筑

这两天，当执行法官找上门来时，老林后悔不及，可不知他后悔的是自己吹牛，还是养出了一个“败家子”。

老林今年65岁，退休前是北仑新碶一家工厂的职工，待遇不错，工作也稳定。他中年得子，对这个儿子十分宝贝。

老林有个毛病，喜欢吹牛，退休后赋闲在家更是几乎逢人就侃，追忆自己当年的风光生活和如今的滋润现状。

可随着儿子慢慢长大，他越来越没有了吹牛的底气。儿子小林已至而立之年，却连一份正经工作都没有，对象也没有着落，成天在外游手好闲。用老林的话说，“以前走路都是昂首挺胸，现在在外面头都抬不起来了。”

习惯了吹牛的老林实在感到憋屈。有一天，他突然心生一计，向朋友吹嘘，儿子不上班，他完全没有压力，家里有两个祖上传下来的古董花瓶，儿子靠这个就一辈子衣食无忧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消息传到了小林耳里。

小林知道老爸爱吹牛，但想着空穴来风，多少有些依据的。他也没打算找老爸核实，“问了他也不会说真话的啊”。小林更心安理得地游手好闲，而且更加肆无忌惮，渐渐地债台高筑了。

今年5月，小林因为拖欠了10多万元债务被人诉至北仑法院。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，申请执行人反映，小林的爸爸有家传古董，说不定愿意替儿子还钱。

执行法官找到老林时，他才知道儿子负债累累。当被问及古董一事时，他追悔莫及。“我是吹牛的啊，哪来什么古董啊，根本没那么多钱啊！”

可怜一位老父亲，最终还是为儿子开始筹钱，他说，自己本来给儿子留了十几万用以结婚，如今只能先把欠债还上了。

通讯员 贝瀚 贝婴 记者 胡珊